



林韻梅

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九日生

福建省林森縣人

師大國文系畢

經歷／

省立台東高中執教十三年

現職／

省立台東高中中國文教師

花的隨想——給校園中的新人

散文佳作 林韻梅

之一·木棉

每當春天來到，木棉就開花了，黃色的花朵，綻放在每一指向天際的枝極上。

它，總是在樹葉落盡之後含苞，花苞外面覆蓋著一襲褐色的外衣，幾乎和樹枝連成一氣，走過樹下的人往往不易察覺它們的存在；但是，偶而一陣溫暖的風吹過，它們就褪去厚厚的褐毛衣，露出黃嫩嫩的花瓣，起先是羞澀的，過些時，和天地相熟了，就把它們橙紅的心都貢獻出來。那花朵真是開得恣意而燦爛，風吹動時，彷彿都聽得到那喧嘩的笑聲，而後，舞疲了，笑累了，它們就微微闔上眼，輕輕緩緩地落在地面，落在行人的衣上。

菊花一瓣一瓣的凋零，蘭花在枝梗上逐漸的枯萎，相形之下，木棉整朵整朵的墜落，便顯得悲壯多了。有人欣賞這種勇於割捨的情懷，就稱之為英雄花。

從小到大，我們就眷戀好多事物，爸爸會扎人的鬍鬚，媽媽溫暖的懷抱，老師的關懷和稱讚，甚至首次考滿分的喜悅。然而，時光從不曾因我們的眷戀，稍稍停下脚步，它總是催趕著我們，由幼年而少年，由少年而青年，而壯年、而老年。所以，在情感上，我們是喜歡眷戀的，而在理智上，却是不容許眷戀的。一依戀，我們便落在回憶的陷阱中，沈溺於往日的美好與榮耀，而忘了前面還有長遠的路要走。

如果我們不依戀過去，我們會發現，爸爸的愛往往停留在我們離家時的背影上，媽媽的溫慰則流露在我們安

然入夢之後。如果我們正視眼前，我們會發現，現在可能每科都考不到滿分，但十多年的成長，真是讓自己增加不少的能力，這些能力，例如熱誠、例如關切、例如寬容，沒有人可以為它們打分数，却比任何一張考卷上的滿分都可貴。如果我們面對生活，我們更會察覺，現在的老師呵護的言語少了，照顧的方式也和國中小學的老師大不相同，而這些不同，並不表示他們的關切減少，而是他們換了一種角色；他們不再是學步嬰兒的嫗姆，而是待飛鷄鷹的訓練師；他們不是食物的供給者，他們的責任是要教小鷹如何展翅翱翔；他們不再填充、灌輸、擠壓知識的硬塊，而是要將開啓智慧大門的鑰匙交在我們手中。

佛家說：「大死一番，再活現成。」又說：「大捨棄才有大專注。」既不是要人勇於自殺，更不是要人寡情、薄情。只因為一味的懷念過去；會使人忘記眼前的責任，忽略眼前的工作；所以，要人在理智上將過去的事蹟，無論是成功、是失敗、是美好、是醜惡、是溫馨、是冷酷，都把它們抹去，讓自己從現在——這唯一可把握的時刻——重新出發。

當木棉花墜落，我們會想到明春花開的美景；當昨日的光榮已成回憶時，只有割掉着戀的臍帶，我們才能在今日起步，展開另一頁壯闊的生活詩篇。

之二。聖誕紅

楚戈有幾句寫聖誕紅的詩：「既然大家都是對的，只好把花弄成算不了什麼，讓頂端的葉子紅得沒什麼話說。」

人活著，有時真會誤把偏見當做真理，雖然說到瞎子摸象時，都會笑他們以偏概全的妄見；可是真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却又不明白自己正是摸象的瞎子。

「象人」這部影片的主角，其實長得並不像大象，只是他出現的時候，是用白布罩覆面，又因片名的影響，觀眾便預期看到長鼻子、大耳朵等可驚可怖的畫面。事實上，雖是頭骨畸形，右手與兩腳腫脹變形，但是，他談吐文雅、待人和氣有禮，使倫敦醫院的醫生、護士，對他由懼生敬。他會用那唯一健全的左手做事，用左手做出一座具體而微、維妙維肖的天主教堂，用左手畫出他的夢想——平躺著，安穩的入睡。對這樣溫文的約翰·馬力克，對於這個必須坐著睡覺的肢障者，馬戲團的團主，醫院的伙夫，却把他當成生財的工具，更多人把他當成獸檻中的動物，或驚恐、或嘲笑。因此，當看到那外科醫生的眼淚和自責，當看到名歌劇女伶約翰的關懷與安慰，我們應該可以發現——知識足以啓發良知。有太多人的偏執、狹隘、自以為是，甚至任意傷害別人，往往是由於無知，或許因為這世界沒有提供他們求知的機會，更可能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眼前所知的一點點為滿足，並用自己所知的那一點去衡量他們陌生的世界，並加以排斥。象人——約翰·馬力克，便是無知人們眼中的怪物，他的人性尊嚴被踐踏，如果不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，他可能只有在馬戲團裏，和獅子、大象一樣的度過一生了。

約翰·馬力克使我聯想到莊子德充符篇中的醜人哀駘它，是什麼力量，使男子樂意與他相處，女子甘心競請為妾呢？哀駘它的內蘊美德，固然令人欽敬，這些善男子、善女子，能夠戳破色身美醜的虛妄，不也同樣可敬？如果群花會說話，它們會不會把聖誕紅當做怪物呢？發育不全的花和過分誇張的葉，十一月初就染紅好多人家的圍牆。然而群花無言，它們各自在適當的季節綻開美好的容顏；當脆弱的花瓣無力承受冬天的霜風時，讓聖誕紅來裝點大地，何嘗不是一件美事呢！

今年冬天，讓我們多看看校園中色彩耀目的聖誕紅，讓我們從中學習一些去除偏見的智慧吧！

之三。仙人掌

在不少園藝雜誌上看到仙人掌艷色奪人的花朵，既是稱羨，更驚異於它們生命力的堅韌。

朋友送來兩盆小小的仙人掌，放在院子裏，本以為這種植物不需要什麼照顧，誰知道這陣子雨量充沛，它們不堪水的浸泡，先後凋殘。後來，全家人遊知本，看到那座種著許多不同仙人掌的溫室，地面鋪滿沙礫，才恍然於那兩盆仙人掌的命運是誰的撥弄。

如今才明白：對一般的仙人掌而言，那生命的韌性，那花朵的艷麗，也只有特定的環境中，才足以顯現，一旦環境改變了，仙人掌也同樣會變得脆弱，再也開不出照人心目的花朵了。

捷克作家穆納谷在「權力的滋味」這本書中，描寫一位志在救國的游擊隊長，一旦大權在握，却逐漸變成和當年他所要推翻的人，沒有什麼兩樣。梁任公曾引用屈原的句子「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？」來描寫青年由意氣風發下落為隨俗浮沈的悲哀。今天的社會，不僅權力可能使人腐化，過分優裕的物質環境，更容易使人變得脆弱；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中，我們怎能不深自警醒？

然而，這世界上還有多人用我們所不了解的方式生活著，他們生活得很努力，他們對生命尊重的態度，會令我們汗顏。

退休的劉老師又住院了「青少年的游擊隊生涯，隨政府來臺後勤執教職，到如今只有孤子一人。病發那天，大夥兒都在上課，他艱難地移動那中過風的雙腳，由宿舍到學校大門，兩三百公尺的路，他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。躺在病床上的老人，堅定地說：「出門前，我就想好了，萬一不能走，我爬也要爬到學校，找人帶我到醫院。」

他使我想到了門上貼著「除却畫簫不折腰」聯語的裱背店老闆；又使我想起台中火車站天橋上垂眉斂目、蹲踞化緣的僧人；想起泰源山中熱誠好客的抽園主人；想起澎湖虎井島上彈月琴、三絃，剛和大海搏鬥歸來的漁夫，為避雨而邂逅，在彈唱閒聊中，理解他們的安命與自得。

我不打算再種仙人掌了，如果我想念它們，在校園裏的溫室就可以見到；但是，我會更思念那些長在沙漠石

礫中，真正堅韌的生命、艷色的仙人掌花。